

# 民国“安正铁路”“蚌正铁路”筹建往事

高 峰

“打响文化资源牌”之“淮南历史文化撷英”（第十季）大型征文

民国年间，安徽曾经两次规划建设通往正阳关的铁路——“安正铁路”（安庆至正阳关）与“蚌正铁路”（蚌埠至正阳关），两条铁路的筹建充满曲折，最终均“胎死腹中”。

一、安正铁路的构想源于民国初年的1912年。史料记载，“安正铁路者，计划自本省省会之安庆，经桐城、舒城、六安，以至淮河畔之正阳关，为联络扬子江与淮河之重要路线也。”规划旨在打通长江与淮河之间的交通动脉，促进区域经济整合。

在当时财政条件下，地方资金难以独立支撑铁路建设，不得不寻求外部借款。被柏文蔚都督任命为“安正铁路”督办的管鹏经洪梦奎介绍，“从日本东亚兴业会社借款二十万元，以为本线测量经费。”借贷虽解了燃眉之急，却也为后续的纠纷埋下伏笔。“未几而二次革命起，所借之款经柏文蔚用都督名义挪用别用，筑路计划于以中止。”政局突变，计划夭折。

二次革命后，北京方面安徽同乡曾试图重启计划，但北洋政府“惟恐与英国之权利冲突，开罪友邦”，不仅下令缉拿倡议人员，更解散了筹备机构。政府给出的理由是“所拟之安正铁路线路，与津浦、浦信两路相妨”，当时，中国铁路建设深受外国资本控制，英国作为津浦铁路的权益相关方，北洋政府因其抗议而却步。

安正铁路的筹建挫败并非终点，借款却引发了延续十余年的资金纠纷。向日商借款二十万元，“除由官厅挪用八万有余外，其余之十一万”下落不明。绅商们要求款项经手人程庆福公开账目，方才发现其私存生息、挪用公款。

面对挫败，柏文蔚等人将原“安正铁路”规划调整，提出“安颍铁路”（安庆

经正阳关至阜阳）的新方案，试图以更宏大的规划争取支持。《筹筑安颍铁路皖省商办安正铁路一事》记载，皖北商会代表李华轩、省议员王兰亭等人积极联络各地富商，按民业铁路章程筹集股本推进。高亚寅在《安徽全省铁路计划书》中提出“北干”线路构想，计划将铁路延伸至河南，衔接陇海线，可见地方的雄心。

然而，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再起。交通部明确表示：“若安颍与津浦路并驾，则皖北商货输入长江者孰能舍近求远，其影响本路者甚巨。”

1913年9月14日，交通部致安徽都督倪嗣冲电：“安正线筹备处取消，并应请侯拿管鹏。”

“……管鹏等所拟安正路线，既与两路相妨，本部察度情形，当然不能准予组织公司修筑。其所设筹备处，并应即行令取消。管鹏系因逆迹昭著，由尊处呈准大总统严拿惩办之人，本部并风闻管鹏数月以来，未奉部准设立公司，即假借安正路招股名义，在各处招摇蒙骗，商民不悉真际，难免受其欺诈。应请侯拿到该犯，一并究有无上顶诬骗情事，从严讯追，以示政府保卫商民之意，实所祷盼。”

津浦铁路的垄断利益背景下，一条可能分流货流的地方铁路自然难以获得支持。

陈紫枫《柏文蔚就任安徽都督经过》：“元年五月间接任都督……管鹏为安正铁路督办，后兼内务司司长，又代行民政长”。有意思的是，孙少侯、柏文蔚、管鹏三人，此时均为安徽民国要人，且都是寿县人，尤其是管鹏，老家在寿州城西菱角嘴，与正阳关近在咫尺，结果倪嗣冲主皖，他却卷入筹资纠纷，安正铁路最终因多方因素未能推进。

二、

安正铁路和安颍铁路计划失败，皖北士绅将希望转向了“蚌正铁路”（蚌埠至正阳关）的规划。

1932年9月，大通煤矿为方便淮煤外运，请求拨庚款修筑蚌埠至正阳关铁路支线。建设委员会表示同意。9月27日，铁道部训令（第327号），令津浦铁路

管理委员会：“建议请商拨庚款，修筑蚌埠正阳铁路支线，以便交通而利煤运等情前来。查蚌正支线为总理实业计划内海州汉口线之一段。”

训令说：“正阳关地滨淮河，为皖北通衢，众凡皖省之颍、亳、霍、六等县，豫省之光州、固始、周家口等处所产茶、菽、棉、木、米、麦、杂粮，均以该处为集中之地。该路经过地段富有农矿物产，已办之矿如六合之淮南煤矿及商办之大通煤矿，每日产煤达六七百吨，两矿正在逐步扩充产额，行将日渐增加。诚能商拨庚款，即时兴筑该路，不特改良皖北交通、便利两矿煤运，即铁路本身亦属有利事业，可为断言。”

然而，铁道部在回复中指出资金困难又质疑修筑的必要性：“查庚庚款已指定为完成粤汉路经费，俄、意两庚款未经拨交，荷庚款指定为东北两港测验经费，实已无可指拨。惟蚌埠正阳关一带交通方面，对于客货运输有无兴筑铁路之必要，应由该路详细宣明；如宜兴筑，约需经费若干，如何筹备，应并议复，再凭核办。”

皖省府上报铁道部阐明理由：“近年以还，淮河淤塞日甚，运输困难，以致正阳关商业衰落，农村破产。拟请求兴建蚌正支路。铁道部认为皖省商民建议确有采纳必要，预计需款300万之巨，除派员勘察外，赴工商部商酌筹款办法。”

然而，铁道部复函表示，经过调查，认为：“蚌埠至正阳关一线，系与淮河平行，本路以频年军事之余，设置未臻完备，若与平行线河流竞争运输，结果必受不良之影响……以现在中国之经济状况及交通状况言之，则兴筑此项支线尚非必要之图，如为发达皖北及豫东之货运起见，似不如利用淮河组织大规模水运，俾与铁路联络输送，必能事半功倍”。

“蚌正支线”铁路的筹建暂时搁置。

1934年6月，正阳关各社会团体代表王召棠等再呈修筑“蚌正支线”，强调修筑该路的必要性：“正阳地位，距淮跨颍，大之为豫、鄂、皖三省孔道，小之为凤阳、阜阳、三河尖、六安、合肥、凤台、颍上、霍邱水陆舟车平均等远之枢纽，

正阳之铁路通，则以上各省各县之军事、交通、文化、农、工、商业均随之而进步”。

1935年，淮南铁路逐段建成通车，建设委员会担忧如果再修建“蚌正铁路”就会减少淮南铁路的运营量，所以改变支持修筑“蚌正铁路”的态度，认为“正阳蚌埠之间，淮河水运本可通行……蚌正之线，一时尚非必要”。

尽管正阳关商会及政绅各界“联名分呈行政院、铁道部，吁请早日动工”。但随着七七事变后，全面抗战爆发，筑路计划最终胎死腹中。

正阳关彻底与铁路擦肩而过。

三、

安正铁路与蚌正铁路的失败，反映近代中国铁路建设的多重困境。

首先，资金问题是制约铁路建设的关键因素。无论是安正铁路向日本借款导致的纠纷，还是蚌正铁路申请庚款的无果而终，基础设施建设均面临资金短缺的难题。依赖外国借款易受政治干预，而国内资本又无法支撑大型铁路建设。

其次，政治动荡严重影响了项目推进。安正铁路的失败与“二次革命”直接相关，柏文蔚将借款挪作军费，北洋政府因政治对立取消项目，都体现了政治因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干扰。

第三，列强利益冲突是另一重要因素。交通部取消安正铁路的理由是“与津浦、浦信两路相妨”，背后实际是担心与英国控制的铁路权益发生冲突。在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，铁路建设往往受到外国势力的干预。

第四，腐败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。如挪用勘测经费，到程庆福私存借款利息，都暴露了当时资金管理的混乱和腐败现象的普遍存在。

无论是安正铁路还是蚌正铁路，最后都被认为可能与现有铁路（如津浦路、淮南铁路）产生竞争，制约了区域性铁路的建设。至此，正阳关两次错失铁路机遇，不但没有成为与蚌埠并立的皖北铁路交通中心，而且迅速衰落。而蚌埠由淮畔小镇迅速崛起，从而不可逆转地取代了正阳关的地位。

## 泉水叮咚（上）

李振秀

一直以为八公山是座缺水的石头山，山上植被相对单一，多些耐旱的松柏。这个谜底，我到2014年左右才得以揭开。

一座山高或低，若是没有水，是大缺憾。所以，就想弄清八公山是不是一座缺水的石头山。那年以后，我深入山中，踏山察水，查阅资料，反复路勘调查，才知道八公山上有很多泉水。据史书和寿州、凤台有关史料记载：八公山景色秀美，有古泉数百眼，分布于八公山脉的峡谷山冲之间。有“三潭（黑龙潭、白龙潭、石门潭）七十二泉”之称。明末清初有24名泉的记载。李兆洛主修的《凤台县志》所载有23个名泉，即元女泉、紫砂泉、滋泉、止泉、响松泉、洗云泉、涌泉、珍珠泉、玛瑙泉、水晶泉（大泉）、瑞泉、碧砂泉、岚秀泉、洗翠泉、云窦泉、淮泉、沉绿泉、马跑泉、奶头泉、岚香泉、沁月泉、磐泉、蒙泉。

翻阅寿县1987年版的《寿县志》也有类似记载，寿县八公山麓古有“二十四名泉”之称，实地查勘存泉20眼，即珍珠泉、玛瑙泉、水晶泉（大泉）、洗翠泉、洗绿泉、洗云泉、岚秀泉、云窦泉、元女泉、响松泉、紫砂泉、碧砂泉、瑞泉、滋泉、止泉、涌泉、磐泉、淮泉、蒙泉和马跑泉。余4泉已湮废。再将清《凤台县志》与《寿县志》所载的“名泉”相比较，清《凤台县志》所载的奶头泉、岚香泉、沁月泉，《寿县志》没有载入，而这3泉并没有湮废。再查阅其他资料，清《凤台县志》与《寿县志》尚没有记载的名泉还有：玉露泉、聚星泉、抱雪泉、浑山泉、芳泉、姊妹泉、龙窝泉等古泉。这样一看，八公山的名泉并不止24眼，而是有30眼之多，更有一些隐匿在山村田野的未知名泉水，汩汩潺潺，从未间歇。

寿县八公山经过环境综合整治，与石料加工相关的产业关停，曾经满目疮痍的山渐渐恢复生机，山体修复和披绿工程每年都在按部就班开展着，如今，八公山整体环境焕然一新。一座山终于可以做回自己，修复创伤，疏通生态脉络，山上的物种逐渐丰富，飞禽也多了，野猪之类的走兽穿行在山林。山体复原，植被丰富，最受益的便是来自山体深处的泉水之源，因为涵养水源是森林的重要作用之一，山体复原使得地下河床得到修复，地下暗河与地表径流贯通被阻断的泉脉，泉水自下而上，从深处涌来，这源自大地深处的脉搏和律动，一吐经露，滋养万物，涵养新生。

珍珠涌泉

寿县境内泉水以珍珠泉最为著名，位于寿县八公山风景区南麓凤凰山（古称邓林山）南坡，在寿县城北2.1公里处，因“泉散出如（珍）珠”而得名。珍珠涌泉为寿阳外八泉之一。珍珠泉以其历史悠久、出水量大（每小时涌水量为50吨）、水质清澈甘冽著称于世。珍珠泉的美，早在《水经注》中就有记载：“淝水又西，径寿春县城城北……溪水导北山泉源，下注漱石，颇隍水上，长林插天，高轩负日，出于山林精舍右，山漱寺左，道俗嬉游，多萃其下。”大意是说此处山泉间多奇古，幽咽潺湲，游人不绝。泉现为石砌方池，深约2米，长、宽各3米。明嘉靖《寿州志》记：此泉“每闻人声，则泉水涌，小叫小涌，若咄之，泉弥甚，因名咄泉。”此外，它还有响泉、喊泉等名字，为全国十大趣泉之一。泉水出地表的形状，在《重修珍珠泉碑》中被记述为：“泉散出如珠，游人坐石上，戏拍掌作响，或以足顿地，益应声累累然不绝如珠，俗称珍珠，肖其形也。”原有的亭、阁、房舍在明末清初倾圮。同

珍珠涌泉

寿县八公山风景区南麓凤凰山（古称邓林山）南坡，在寿县城北2.1公里处，因“泉散出如（珍）珠”而得名。珍珠涌泉为寿阳外八泉之一。珍珠泉以其历史悠久、出水量大（每小时涌水量为50吨）、水质清澈甘冽著称于世。

珍珠泉的美，早在《水经注》中就有记载：“淝水又西，径寿春县城城北……溪水导北山泉源，下注漱石，颇隍水上，长林插天，高轩负日，出于山林精舍右，山漱寺左，道俗嬉游，多萃其下。”大意是说此处山泉间多奇古，幽咽潺湲，游人不绝。泉现为石砌方池，深约2米，长、宽各3米。明嘉靖《寿州志》记：此泉“每闻人声，则泉水涌，小叫小涌，若咄之，泉弥甚，因名咄泉。”此外，它还有响泉、喊泉等名字，为全国十大趣泉之一。泉水出地表的形状，在《重修珍珠泉碑》中被记述为：“泉散出如珠，游人坐石上，戏拍掌作响，或以足顿地，益应声累累然不绝如珠，俗称珍珠，肖其形也。”原有的亭、阁、房舍在明末清初倾圮。同

## 洗脸敬客

赵鸿冰

淮河（淮南）文化漫谈（第七季）征文

洗脸是人们每天必须完成的日常动作，是讲卫生的表现。在我少年时的认知中，客人来了，为客人打水洗脸是一种尊重客人、长幼有序的待人接物之道。

在皖西北古老的保义小镇，家里来了客人，吃饭前，主人都要用脸盆打上一盆温水，把毛巾半搭在盆沿边，请客人洗把脸，有接风洗尘的意思，也表达了对客人的尊重。如果客人不止一位，就要按照长幼尊卑的顺序，依次洗脸。年长的洗过后，其他客人才继续。到后来，水的颜色有点浑浊了，后洗的人即便面有难色，也要象征性地洗一洗，以示对东家的礼貌。那时候，城乡里讲究一点的饭店，有客人登门就餐，老板也会大声告诉服务员：“客人来啦，打水洗脸！”服务员就会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。记得我9岁那年，有一天父亲的

治七年（1868年）安徽巡抚吴坤修重修珍珠泉，新建亭、台、假山、石桥和房舍20余间。引入泉水入小渠，清流曲水，潺潺南流，经石雕龙头汇成激湍泄往山下。四周围以墙垣，遍植花草果树，茂林修竹，佳木繁荫。清《凤台县志》载：“龟山东麓为清水涧，左偕梅花岗，右偕邓林山，山东麓珍珠泉注之，又南流于淝水。清水涧泉源，即珍珠泉，洄多石，幽咽潺缓注，所云漱石也……春秋佳日，游人多登邓林山煮珍珠泉，淪茗坐涧。”

现在泉畔墙中嵌有吴坤修所书石碑“珍珠泉”三个擘窠大字，以及民国三十七年（1948年）寿县县长高瞻在碑旁所刻楹联：“珠泉洗尽贪污气，淮域长流正气风”。

目前的珍珠泉景点，经过打造，史料所记旧貌依稀可见，是八公山地区著名的游览胜地之一。

珍珠泉水品位很高，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，是泡制八公山云雾茶的上品，若用泉水制豆腐，其色、质、味尤佳。吴育《珍珠泉记》：“其水淳澄，不容垢污，沉埃聚沫，或旋焉，淡之不得白，味清冽刻削，不能久欠，彼其出于石罅，其因然也。而造豆腐，其最资焉，色白而质良，风味尤胜。”

关于珍珠泉的传说故事很多，流传最广的是一位叫珍珠的姑娘，为解决本地旱情，用手掘地求取水源，最后累死在出水口。泉水奔涌，皴裂的大地旱情得到了缓解，民众生活秩序得到了恢复，可珍珠姑娘却再也没有醒来。吃水不忘挖井人，为了纪念珍珠姑娘，此泉以珍珠命名。神奇的是，泉水从地下出地表的模样，正如一颗颗透明晶亮的珍珠。

碧如玛瑙

玛瑙泉与珍珠泉齐名，位于寿县城北2公里的五株山南的飞泉岗南麓，因“色碧如玛瑙”得名。

玛瑙泉水清凉甘美。据吴育《玛瑙泉记》云：“泉亦上出，味甘美，不若珠泉之清。邑人孙氏屋其上，泉在其屋后，中深不见底，盖土泉也，色碧如玛瑙故名。”首先，玛瑙泉前有方池，汇集泉水，导引小溪曲折东行数里注入淝水。池中有凉亭，敞窗四达，游人可列座其中。泉亭左边有小桥。沿着泉溪边，遍植柳树，蒙茸茂密，柔条漾绿倒映在溪水之中。经化验，玛瑙泉水质优良，满足了周围群众日常生活之需，是制作八公山豆腐的水源之一。现在，八公山乡建设豆腐小镇，打造和美乡村，玛瑙泉附近环境整治一新，环山步道经过玛瑙泉处，只见泉亭翼然，泉水汇入池塘，远观碧沉方塘。

和珍珠泉一样，玛瑙泉也有自己的故事。玛瑙泉的故事同样动人：珍珠姑娘的双胞胎妹妹叫玛瑙，从小被住在西村的舅舅抱养。珍珠姑娘走了以后，若干年后，八公山地区又面临着一场大旱，河床见底，禾苗被烈日烤得冒烟。一奶同胞的姊妹，个性相像，同样心怀民众。玛瑙姑娘带领着乡民四处寻水，她的足迹踏遍了八公山，可水藏在更深更深的地里。玛瑙姑娘毫无气馁，她深信天道酬勤，找啊找啊，由于脱水过多，补给不足，玛瑙姑娘累倒在八公山上，她眼望着焦黄的大地，深知自己再也站不起来，无法找到润泽乡民的水源，她流下了最后的泪滴。说来也神奇，在她故去的地方，当即就有泉水流出，人们挖出了藏在深地的泉眼，泉水直涌至今。为纪念玛瑙姑娘，人们便以玛瑙命名此泉，泉水也如深碧的玛瑙，远望如乌溜溜的眼睛，正是玛瑙姑娘眷顾民众的祈望之眼。

## “嫦娥奔月”中的淮南元素

周 强

典故淮南历史第一季

《淮南子》是“天下奇才”西汉淮南王刘安与八公集体编撰的“绝代奇书”，书中成语典故俯拾即是。中国古代四大神话“共工触山”“女娲补天”“后羿射日”“嫦娥奔月”，最早在《淮南子》中得以完整记载。从这些神话传说中，可透视出远古先民——包括淮南地区先民社会生活的蛛丝马迹。四大神话中，“嫦娥奔月”被刘安直接融入淮南元素，相关典故已载入《中国典故大辞典》（上海辞书出版社）。

嫦娥奔月的故事源头可追溯至《归藏》，《归藏》与《连山》《周易》并称《三易》，早在西汉初期便已亡佚。1993年，湖北省江陵县王家台秦墓出土的战国竹简中，发现了《归藏·归妹》篇，简文记有“昔者恒我窃毋死之□□奔月”字样，这是目前所见嫦娥奔月故事的最原始版本。

刘安显然研读过《归藏》的相关记

载，他循着《归藏》的思路，在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中记录了相对完整的嫦娥奔月故事：“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，姮娥窃以奔月，怅然有丧，无以续之。”大意是，后羿从西王母处求得长生不死的仙药，其妻姮娥偷服食后飞升月亮之上。后羿怅惘地凝望青天，魂不守舍，不知如何才能再度求得此药（后遂有奔月寻妻之说）。后人为避汉文帝刘恒之讳，将“姮娥”改称为“嫦娥”。

《览冥训》将中性的“恒我”塑造为女性形象“姮娥”，并为其赋予丈夫后羿这一角色，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；补充后羿求药、姮娥窃药奔月、后羿思念妻子等情节，让故事脉络更为曲折；以地表（后羿所处）、天空（嫦娥所处）、昆仑山（西王母所居）构成典型环境，使神话的空间意象更为鲜明。

屈原《天问》中有诗句“夜光何德，死则又育？厥利维何，而陨毙在腹”。“夜光”指月亮，“死则又育”形容月亮缺而复圆，“陨毙”即传说中的月中玉兔，是月亮的经典意象之一。这表明在嫦娥奔月故事形成之前，月中有兔的观念已存在，为后续神话的丰富奠定了基础。

虽有玉兔相伴，月中嫦娥仍难免孤

寂。刘安有感于此，在《淮南子》中增添“月中有桂树”一语，让桂花来陪伴嫦娥。或许是两宋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出现散佚，如今通行的《淮南子》各版本均未载此句，仅能在北宋编纂的《太平御览·木部·桂》中见到引文：“《淮南子》曰：月中有桂树。”

刘安为何选择桂树而非其他树木陪伴嫦娥？答案在于：桂树是淮南的象征，更是八公山的标志性植物。淮南栽植桂树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刘安与八公在山中著书立说期间，终日与桂树相伴，结下了特殊情谊，这一点从刘安门客淮南小山署名的赋作《招隐士》中可窥一斑。《招隐士》反复吟唱八公山幽谷中的桂花树，开篇即以“桂树丛生兮山之幽，偃蹇连蜷兮枝相缭”描绘深山幽谷中桂丛枝条弯曲、纠结缠绕的幽寂景象，文中又两度以“攀援桂枝兮聊淹留”呼唤隐居幽谷的贤者归来。至此，嫦娥、玉兔与桂花树共同构成清冷高洁的月宫意象，淮南元素也由此巧妙植入神话之中，刘安的创造性贡献功不可没。

嫦娥奔月的传说亦是中国传统中秋佳节的文化渊源之一。相传嫦娥奔月之日恰逢农历八月十五，后人感念嫦娥，每



雪落林间

胡瑜瑶摄